登科記考

登科記考卷二十九

大興徐松

別錄中

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而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

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啟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一作問目）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世而不登第者甚眾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

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嘆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本抑末啟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寖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正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羇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贅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至揆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

有遺才之闕其獘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獘九也爲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弃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獘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偷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獘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

以息獘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謹議趙匡舉選議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尙書明王道論語首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語孝經爲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策試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爲虛無益於政今請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爲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內問之餘科准此其口問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

明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爲第
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爲五經舉
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名一
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　一明法舉亦
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　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其
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榷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
義并口問並准前　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尙書論語孝經
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牋表論
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雅爲上理通

詞平爲次餘爲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旨趣
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其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詁以名
數爲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陋鄙即爲第　一其有通禮記尚書論
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
鬻子韓子計之茂才舉淹觀之士旣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
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其
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　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
略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二禮或三家春秋
兼通三史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

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　一學倍秀才而詞策
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
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徵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爲第　一其史書
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
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
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
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
問國朝自高祖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爲一史　一天文
律歷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

盡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策通者𨫢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吏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卽相連印縫並依窠解爲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送都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退九月內盡到到卽重試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詞理與州試同卽收之僞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恥何以居官其僞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諸皆令習

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舉選例處分

一 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賓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者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

類其玄才請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以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為學既優並准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為大限此外任收雜色趙匡

舉選人條例選人條例不錄

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失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

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既徹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為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觀其判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為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為後亦有說乎對曰夫敷納以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官百咨俞無幾下及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輒數千人三銓藻鑑心月難溥酬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既優可以

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闇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修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旣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進試未爲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僞濫深於市井法固致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鄰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爲采聽古之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易矣修言行者必當敦固不能爲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爲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有司復曰其有効官公清且有

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褒升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爲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之爲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其講釋若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爲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習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蓋稚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對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道今併爲一有何理

乎對曰夫事尙實則有功徇虛則鮮實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頭尾徇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內併問之乎 趙匡舉選後論

王者官人必覗國之要杜諸戶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幷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尙淸貧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闕二三

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既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系嚴熊羆等經管作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請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剋獘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游於學游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

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
祖效尊重儒術不甚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尙書雖用經術之士而
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
立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
以鎭伏甿庶非尙賢之術益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
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
問尙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
經九流時習閱目百家三史罕闚於耳撮摩鈔以爲學總衆詩以
爲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

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爲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愼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冶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益失其本又何爲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閭里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飭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莅職以才莅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

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後魏羽林士今尚騎軍功是也官之祿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何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獨何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爲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遍何暇探訪賢良搜覈行能卽時皆其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

得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
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
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
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遷曰古之為官代守其業
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
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史庾
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卽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益
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
之制醫工茲數其道浸微蓋為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

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效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故構大廈者先擇木然後擇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劉秋選舉論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風俗遠蓋陶唐氏之人歟襟四塞之要衝

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鎭非賢莫居則陽曲丞王公神仙之冑也
爾其學鏡千古知周萬殊又若少府賈公以述作之雄也龍弄筆
海虎攫辭場又若石艾尹少公廊廟之器口折黃馬手揮靑萍咸
道貫於人倫名飛於日下實難沈屈永懷靑霄劍有隱而氣衝七
星珠雖潛而光照萬壑今年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大搜群
才以緝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署昇聞海激佇乎三
千天飛期於六月必有以也豈徒然哉有從兄太原主簿舒才華
動時規謀匠物乃戩翠帶筵虹梁瓊羞霞開羽觴電舉然後抗目
遠覽憑軒高吟汾河鏡閃縣監都之氣色晉山屏列横朔塞之郊

原屏俗事於煩襟結浮歡於落景俄而皓月生海來窺醉容黃雲出關牛起秋色數君乃輟酌慷慨搖心促裝望丹闕而非遠揮玉鞭而且去白也不敏先鳴翰林幸叨玳瑁之筵敢竭麒麟之筆請各探韻賦詩寵行李白秋日於太原南柵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孟子以鄉舉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時中楊棄者今或蔚爲六官亞卿或彤襜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猶羸馬青袍客江潭問遇與不遇何其寥敻也然君子不患貧患業不修不患位下患道不行孟子言忠信行篤敬好學工文令名藹然今茲入關有司之喜也諸公展相遇之禮其肯不以推之挽之爲己任見三月四月

之交灃灞之間二三雖飛鳴草木暢茂是吾子彈冠之時也二三子不可以不賦獨孤及送孟評事赴上都序

彼馳騖乎士林者鮮不爭九流之勝負徇三川之聲利而張侯獨以善閉關乃知純白內充天機外朗則塵垢糠粃所不能入癸巳歲六月始以出處之道問仕於余予灑然曰今四表文明八紘屢頓此志士所當登秀造而取青紫不奮不躍如休明何由是罷琴高臺投竿舊浦單車匹馬是日西上君子以爲知幾吾見垂天之雲不復顧北溟矣焉使居者歌吾子乎獨孤及送張深赴舉入關序

討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

之門太多代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大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歧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戸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

膏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覬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

覩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乡榮哉顧漢之法不可
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
入選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稍祿四周而罷因
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乎士
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
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
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
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處
堂設位置印綬於旁揖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

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循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奸冒此猶坏土以塞橫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

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者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弊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刓弊伏以爲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古制折衷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敘吏部得參議焉其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王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不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旣濟以

爲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皆徵其本末計其遐邇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人不得顧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

爲其助哉又夫人有定土土無賸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能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烏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祿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攢乎京惜時懷祿孰肯安堵必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爲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費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緊其天下豈屢閈之中校其衆寡哉或曰仕門久閉入者已衆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

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爲
人繫賢愚業隨崇替曾庳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甯愧乎
出流從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今士流既
廣不可强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十數年
閒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分各有
餘裕自爲情欲所汩而未嘗盡焉引之則長縈之則短在勉而已
故凡士族皆稟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湮淪墊
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
棄前見爵祿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爲長

材雖曰愼選捨之何適沈旣濟選舉議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閒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儁彥韞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爲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沈旣濟詞科論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爲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寖以訛

謬使其陵頹今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
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
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博之弗得聆之弗
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令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
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
諄諄蚩騃猥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爲人蔽者或善爲姦濫秘不彰
聞者一州數十人偶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責成不潔其源以
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
人無益也改之不可　一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牋

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

沈旣濟選舉雜議

摭錄十條之二

文章之道取士其來尚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大半故筮仕之目以東堂甲科爲美談潁川陳侯以色養力行之餘輒工詩賦長波淸瀾浩浩不窮初未覩北也屯田柳郎中爲予言之且

誦其佳句曰地偏雲自起月暮山更深及獲其卷又有過於是者踠驌驦橫干將恬然褻衣以否爲黍久矣今年秋驅車江濱獻賦京師叩予柴門惠然見別予以鄙略亦嘗志於文頃年迫知己之眷辱當官命故每客有爲卿大夫所薦舉計偕者其於餞軷或詒之以言今於陳侯猶前志也 權德輿送陳秀才應舉序

取士以孝秀二科古道也家有兼者時論多之君之學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溫凊之餘力行居業業茂行修西遊太學吾知夫上第之後衣春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棨棨門下經術發身古人有俯拾地芥之說斯濫觴矣 權德輿送獨孤孝廉

序

古者採詩以辯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爲樂章有不類者君子羞之令兄能泝其末流泳於深源志之所之不遷於物以爲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屢空歎賜之屢中故帶經食力耕於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陰華根逸韻麗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於儀曹將言正鵠審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省無愠嬴而不矜蓋能反諸己而已且用廉賈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之汝燕居中林磅礴古昔務諸遠大鶯出幽谷鵬擊南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異日

之貨豈止於今耶南宮郎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輿爲僚徵詩貺別以附其志謹序權德輿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清旭燕居有秀才鈕氏以儒者衣冠訪我於衡門之下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色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上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邁氣待東南之士士至必循分加禮繇是褒衣之徒恥不登其門故殿中韓侍御元直工爲直詞嘗貺若以序故臨海守李君于從父戶部皆以文藝風騷爲師友又貺若以詩矧夫植文行於內親仁賢於外強學不倦潔己以進今茲行也以桂林一枝爲己任豈虛也哉辱徵不腆是用詞達權德輿送鈕秀才謁

信州陸員外使赴舉序

益都有司馬揚王遺風生嘗游西南覽其江山願奮文辭嘆蜀解嘲四子講德之式及夫秀士升貢有司處之以上第將翬歸之以高名飄飄然有排大風摩青天之勢今歲後四月謝諸朋游輕騎東出且以五綵之服拜慶於庭閨榮哉孝乎是往也予將與生爲五湖之游矣今則繫在柱下不能奮飛送歸如何爲媿爲羡大雅云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葢雖有雜佩不如此詩韞而爲好以志少別

梁肅送韋十六進士及第後東歸序

自三閭大夫作九歌於是有激楚之詞流於後世其音清越其氣

淒厲吾友君貺者實能誦遺編吟逸韻所作詩歌楚風在焉初元之明年予與君貺兄洪俱參淮南軍事屬河外塵起羽書押至每沈迷簿領之際一見夫人清揚則煩襟洗如也又常愛其人也澹然其靜也曠然其適也泛然其無不與也且從賓薦之禮以赴揚名之期又見其志也秋氣云暮蕪城草衰亭皋一望烽戍滿目邊馬數聲心驚不已感離別於茲辰限鄉關於遠道孰曰有情而不歎息傷時臨歧者得無詩乎 梁肅送元錫赴舉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

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遲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于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韓愈送牛堪序

伯樂之厩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瑰怪之士宜乎游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于餘人或與之游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韓愈送權秀才序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其十月吾

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欲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耶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耶

韓愈送孟秀才序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鬭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

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爲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韓愈送陳秀才彤序

居方足下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逝而能復欺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也爲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

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賢能事事而後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聚之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遂而委命之是用啟稱異之謂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譔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辭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衞齋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頁未聞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況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于一命者有之

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即於國良爲閨門重則爲朝廷伺此古昔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交遊自貞元之初於今十有三祀熟得居方之爲人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得之以道爲美爲備不得以道爲厄爲憲時之令人豈不善歟 歐陽詹與鄭伯義書

諸侯歲貢俊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盤言邁承逝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壓其慮邪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試知其成矣 歐陽詹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三折肱爲良醫予五升詞場四遭掎摭是以竊知乎文則洪氏子

舉秀才前後勝負予得而度夫子䩵黻之性加好勤苦之節紡績

墳典組織篇什觀經緯機杼則重錦繡段日日當成今年秋貢士

果居首薦歌鹿鳴以飲餞想鵬搏而飭鷄金欲求鍜玉將就磨光

銑穎耀朝夕以冀迴雁賓海秋風落山雖難別離向慶無恨中鵠

餘矢猶思再發升冬元月期會於闕下

歐陽詹送洪儒卿赴鄉舉序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歳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

薦於闕下古者相覿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

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唯行鄉飲酒之禮

則享禮也𦲷肉元酒莫飮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浹酒不使飮則歡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醨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浹才者獻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飮之禮旣修乃加之以宴餚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倒桑梓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蠢宦盈歧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內訟而晉還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閒矣眞盡心竭誠奉主化民

之幸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淸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頻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穎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甿幸鼓微聲先八人者嗚搩豆何徹時在公之側覩衆君子之作遂從卜商之後書其旨爲首序

歐陽詹泉州刺史席公晏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蔽矢規爵

祿猶衆銜銜轂持滿溯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栝之妙而無雙鶴之獲報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貊在庭君子未嘗多也蔵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宫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劉禹錫澤宫詩引

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也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甯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

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適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
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
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皇甫湜答

李生第二書

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
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
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
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

浮豔[illegible]病為說似尚書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倫薄進士尤甚適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謂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

始湜於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為膠又說其膠名之不凡然未之諭不忍而問諸膠乃稱曰膠之為言猶牢固也膠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同其始之交以利遷將固吾初心與吾交勿以利遷將固吾心與吾交猶懼醉睡病昏之時忽然而忘故以膠自名

欲吾進次顛沛起居意問記吾心守與交也膠以進士舉進士尤輕其流懼混然與之化懼書紳銘坐之忽疏故以膠自名其始望見膠而異之又悅其名而爲之交又悅其言誠其意耳又悅其與吾業同遂大悅之徵其文學乃出累百篇其歌詩高處用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奇然後吾與膠見其才之全其爲人之誠也今侍郎韓公余之舊知將薦膠而未具於西行敘以先之皇甫湜送王膠序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子爲人軻

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
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郡三年
軻每著文輒來示余予知軻志不怠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
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
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
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投軻且日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
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
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
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

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謝

三月三日樂天白 白居易代書

古之取士得明經爲濟選近世即爲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業之三貢果得中遂理黌言歸亟思以貧爲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媿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譔序詩以贊行云 沈亞之送叔父歸覲序

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廣未雜鬓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聳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

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纍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殷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奇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宫後當會我於貞山 劉輌重與陸賓虞書

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以爲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苟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君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

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夫子裔
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艮臣
多出於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
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
於公子無駭宋之艮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
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艮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
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
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
王子也鄭之艮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

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䡾子西子期皆王子也
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
懷蔿氏生蔿賈孫叔敖蔿啟彊蔿子馮蔿掩蔿罷屈氏生屈蕩屈
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
王文王時甚楚國爲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
國最爲强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
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
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
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

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爲偉人者不可勝數不知論聖賢才能于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元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元義皆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耆後突厥入寨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元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强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另衣皮袴

卒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蘤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䝉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元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元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元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

若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
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元宗朝號爲蘇
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元宗監國竟誅
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元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后
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
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
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
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
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

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拔取沈猾各還其官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貫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興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于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

從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元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尙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瑕玷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進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嘔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瀆尊重無

任愷懼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豈有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況有千人皆以聖人爲師服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二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況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肯懼道不行則不肯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肯未所喜懼甯不公耶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

乘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辯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貧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

杜牧送盧秀才赴舉序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行溪谷飂飂習習即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隄防陂畜波抉堙佚亦不可過其於人也亦然穎川陳君學積乎勤藝高乎專喪家遊歎志用不遂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爲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齎咨喑嗚輒以窮盡今年稍

始克偕計吏黽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汲之得宣洩吁可當邪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𤁋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己以售道不肯枉尺以斬尋直況筴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雖以妄穀徒善君之引滿强勁指期命中於行不能無述

孫樵送陳生舉進士序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才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君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爲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

吏以籍上聞詔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
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者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
得人於斯爲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
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
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
終以時務爲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唯王公子弟器
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營聞之有
門閥清貴者有狀胄鄉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
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沈密詞辨雄壯臧否由己昇沈在

心羣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爲難動必有應遊必
有從密處隱曾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
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
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濤舌端利若鋒鋩所排殁九
泉所引昇霄漢默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兇
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視富貴若咳唾視州
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胄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
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爲最叢
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延無策問之科有司亡至公之道登第之人

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闕抱憤之人汨沒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爲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爲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於傅粉熏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爲盛竊願明君賢臣悉力同心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修爲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墜不失取士之道

牛希濟 貢士論

君子所以章灼當時焜燿來裔者必曰進士擢第畿尉釋褐斯道也中朝令法雖百王不移者也自聖歷中興百度漸復能興此美

者今始見張郭二生矣則知九仞之勢千里之行凝雲逐日未可量也銍也不佞生於先賢之後進在二子之前此美不難可以嘆息然有事同而時異請試論之噫詞場陻廢五十年矣故老之言議殆絕後生之視聽懵然今百辟有司達於郡國吏徒見趨走公府中一尉耳焉知其餘哉而二君子講高才逸年少氣盛將以俊造之業自重責人以既廢之禮又將以堯舜之道為用議政於俗吏之間如是將與時大乖矣嗚呼彼眾我寡或者難以勝乎君子之道無施不可舒之彌四海卷之在掌握日磾見奇於牧馬陽元知名於水磑彼二人郎公輔大器也豈以恥辱為累哉愚顧二君

子反己正身閉懷戢耀無望人以不知無强人以不能如斯而已矣今天子重文好古諸生懷才待用所以蒼生未蒙福者上下之勢殊中有閒耳大易之義物不終否否極必泰泰之時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君臣相合然後事業遂矣吾以爲斯道之復不遠吾子其勉之何由仙鄉廣陵勝地多難將班存物將華琴棋詩酒足以爲適贈言之旨盡於斯焉徐鉉送張佖郎貢二先輩序

登科記考卷三十

大興徐松

別録下

鴻鵠振羽翮翩翩飛入帝鄉朝鳴集銀樹暝宿下金塘日月天門近風煙夜路長自憐窮浦雁歲歲不隨陽劉希夷餞李秀才赴舉

太清聞海鶴遊子引鄉眄聲隨羽儀遠勢與歸雲便青桂春再榮白雲暮來變遷飛在禮儀豈復淚如霰王昌齡送劉眘虛歸取宏詞解

自從歸楚客不復掃荆扉劍共丹誠在書隨白髮歸舊游經亂靜後進識君稀空把相如賦何人薦禮闈劉長卿送馬秀才移家京洛便赴舉

故人西奉使胡騎正紛紛舊國無來信春江獨送君五言凌白雪

六翮向青雲誰念滄洲吏忘機鷗鳥羣劉長卿送路少府使東京便應制舉

適賀一枝新旋驚萬里分禮闈稱獨步太學許能文征馬望春草

行人看暮雲遥知倚門處江樹正氛氲劉長卿送孫瑩京監擢第歸蜀覲省

吾觀鶢鶋賦君負王佐才惜無金張援十上空歸來棄置鄉園老

翮飛羽翼摧故人今在位歧路莫遲回孟浩然送丁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

十五綵衣年承歡慈母前孝廉因歲貢懷橘向秦川四座推文舉

中郎許仲宣泛舟江上别誰不仰神仙孟浩然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覲省

獻策金門去承歡綵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溫席

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雁南飛孟浩然送洗然弟進士舉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復羨二龍去才華冠世雄平衢騁高足逸翰凌長風舞袖拂秋月歌筵聞蛩鴻送君日千里良會何由同李白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煙欲折一枝桂還來雁沼前李白同吳王送杜秀芝赴舉入京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寒原正蕪漫夕鳥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淒多朔風韋應物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建業控京口金陵款滄溟君家臨秦淮傍對石頭城十年自勤學一鼓遊上京青春登甲科動地聞香名解楊皆五侯結交盡羣英

按翠英一作時英　六月槐花飛忽思蓴菜羹跨馬出國門丹陽返柴荊楚雲引歸帆淮水浮客程到家拜親時入門有光榮鄉人盡來賀置酒相邀迎閑眺北顧樓醉眠湖上亭月從海門出照見茅山青昔爲帝王州今幸天地平五朝變人世千載空江聲元元告靈符丹洞獲其銘皇帝受玉冊羣臣羅天庭喜氣薄太陽祥光徹窅冥奔走朝萬國崩騰集百靈王兄尚謫宦屢見秋雲生孤城帶後湖心與湖水清一縣無諍辭有時閑道經黃鶴垂兩翅徘徊但悲鳴按但悲鳴一作悲旦鳴　相思不可見空望牛女星岑參送許子擢第歸江甯拜親因寄王昌齡

井上桐葉赤灞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走馬歸山東問君今年按君

今年一作君如今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見三峰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辭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蟬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爲問平安否魏侯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下按山下一作山水佳可賞蓬閣閑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瓶別時相顧酒如傾一作酒初醒搖鞭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鳴

岑參送魏叔虹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喬潭

槐葉蒼蒼柳葉黃秋高八月天欲霜青門百壺送韓侯白雲千里連嵩邱北堂倚門望君憶東歸扇枕後秋色洛陽才子能幾人明

年桂枝是君得 岑參送韓巽入都覲省便赴舉

當年最稱意數子不如君戰勝時偏許名高人共聞半天城北雨斜日灞西雲科斗皆成字無令錯古文 岑參送王伯倫應制授正字歸

巴江秋月新閣道發征輪戰勝真才子名高動世人工文能似舅擢第去榮親十月天官待應須早赴秦 岑參送嚴詵擢第歸蜀

時輩似君稀青春戰勝歸名登郄詵第身著老萊衣稱意人皆羨還家馬若飛一枝誰不折棣萼獨相輝 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

去馬疾如飛看君戰勝歸新登郄詵第更著老萊衣漢水行人少巴山客舍稀向南風候暖臘月見春輝 岑參送蒲秀才擢第歸蜀

送爾姑蘇客滄波秋正涼橘懷三箇去桂折一枝將湖上山嵩舍

天邊水是鄉江村人事少時作捕魚郎 岑參送滕亢擢第歸蘇州拜親

隋官就賓薦時輩詎爭先盛業推儒行高科獨少年迎秋見衰柳

餘照逐鳴蟬舊里三峰下開門古縣前 李嘉祐送嚴二擢第東歸

清秀過終童攜書訪老翁以吾爲世舊憐爾繼家風淮岸經霜柳

關城帶月鴻春歸定得意花送到東中 李嘉祐送張惟儉秀才入舉

當年貴得意文字各爭名齊唱陽春曲唯君金玉聲懸黎寶中出

高價世難掩鴻羽不低飛龍津徒自險直矜鸚鵡賦不貴芳桂枝

少俊蔡邕許長鳴唐舉知梁城下熊軾朱戟何暉耀才子欲歸甯

棠花已含笑高門知慶大子孝覺親榮獨攬還珠美膏惟問絹情

離筵不盡醉摻袂一何早馬蹄西別輕樹色東看好行塵忽不見惆悵青門道 錢起送李四擢第歸覲省

湖山不可厭東望有餘情片玉登科後孤舟任興行月中嚴子瀨花際楚王城歲暮雲皐鶴聞天更一鳴 錢起送虞說擢第東遊

南風起別袂心到衡湘間歸客楚山遠孤舟雲水閑愛君採蓮處花鳥連家山得意且甯省人生難此還 錢起送虞說擢第南歸覲省

林表吳山色詩人思不忘向家流水便懷橘綵衣香滿酌留歸騎前程未夕陽愴茲江海去誰惜杜衡芳 錢起送褚瑑擢第歸吳覲省

行人臨水去新詠復新悲萬里高秋月孤山遠別時掛帆嚴子瀨酬酒敬亭祠歲晏無芳杜如何寄所思錢起送楊曙擢第歸江南

多才白華子初擅桂枝名嘉慶送歸客新秋帶雨行離人背水去喜鵲近家迎別贈難爲此衰年畏後生錢起送鄭巨及第後歸覲

幾年深道要一舉過賢關名與元珠出鄉宜晝錦還連舟同宿浦柳岸向家山欲見甯親孝儒衣稚子斑錢起送李棲桐道舉擢第還鄉省侍

大學三年聞琢玉東堂一舉早成名借問還家何處好玉人含笑下機迎錢起送張參及第還家

西去意如何知隨貢士科吟詩向月路驅馬出煙蘿晚色寒蕪遠

秋聲候雁多自憐歸未得相送一勞歌 皇甫曾送鄭秀才貢舉

儒衣羞此別去抵漢公卿賓貢年猶少篇章藝已成臨流惜暮景話別起鄉情離酌不辭醉西江春草生 皇甫曾送裴秀才貢舉

鄭家不識鬬雞翁閉戶能齊隱者風顧步曾為小山客成名因事大江公一身千里寒蕪上單馬重裘臘月中寂寂故園行見在暮天殘雪洛城東 韓翃送王府張參軍附學及第東歸

兗賦名今遂安親事不違甲科文比玉歸路錦為衣海運同鵾化風帆若鳥飛知君到三逕松菊有光輝 獨孤及送虞秀才擢第歸長沙

入貢列諸生詩書業早成家承孔聖後身有魯儒名楚木通榮浦

春山擁漢京愛君方弱冠爲賦少年行 皇甫冉送孔黨赴舉

公車待詔赴長安客裏新正阻舊歡遲日未能銷野雪晴花偏自犯江寒東溟道路通秦塞北闕威儀識漢官共許郄詵工射策恩榮請向一枝看 皇甫冉送錢唐路少府赴制舉

寂寞柴門掩經過柱史榮老夫甯有力半子自成名柳映三橋發花連上道明緘書到別墅郢曲果先成 嚴維酬謝侍御喜王宇及第見賀不遇之作

鄒陽中酒地楚老獨醒年芳桂君應折沈灰我不然洛橋捊逆水關樹接非煙唯有殘生夢猶能到日邊 顧況送韋秀才赴舉

鄉賦鹿鳴篇君爲貢士先新經夢筆夜纔比棄繻年海雨沾隋柳

江潮赴楚船相看南去雁離恨倍潸然　耿湋送郭秀才赴舉

洛水橋邊雁影疏陸機兄弟駐行車欲陳漢帝登封草猶待蕭郎寄內書　李益中橋北送穆質兄弟應制戲贈蕭策

年少通經學登科尙佩觿張憑本名士蔡廓是佳兒鞍馬臨歧路龍鍾對別離寄書胡太守淸與故人知　司空曙送王使君小子孝廉登科歸省

見誦甘泉賦心期折桂歸鳳雛皆五色鴻漸又雙飛別思看衰柳秋風動客衣明朝問禮處暫覺雁行稀　劉商送李元規昆季赴舉

秋色生邊思送君西入關草衰空大野葉落露青山故國煙霞外新安道路間碧霄知己在香桂月中攀　冷朝陽送唐六赴舉

隋堤望楚國江上一歸人綠氣干樹樹青風萬里吞試才初得桂泊渚肯傷蘋拜手終悽愴恭承中外親李端送楊皋擢第歸江東
聖朝殊漢令才子少登科每見先鳴早常驚後進多獨居方寂寞相對覺蹉跎不是通家舊頻勞文舉過李端贈趙神童
長長南山松短短北澗楊俱承日月照幸免斤斧傷去年與子別誠言暫還鄉如何棄我去天路忽騰驤誰謂有雙目識貌不識腸豈知心內乖著我薜蘿裳尋君向前事不歎今異翔往往空室中寤寐說珪璋十年居此溪松桂日蒼蒼自從無佳人山中不輝光盡棄所留藥亦焚舊草堂還君誓已書歸我學仙方既爲參與辰

各願不相望始終名利途慎勿罹各殃王建山中寄及第故人

四海重貢獻珠寶稱至珍聖朝開禮闈所貴集嘉賓若生在世間此路出常倫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憧憧車馬徒爭路長安塵萬日覩高天昇者得苦辛況子當少年丈人在咸秦出門見宮闕獻賦侍朱輪有賢大國豐無子一家貧男兒富邦家豈爲榮其身煌煌文明代俱幸生此辰自顧非國風難以合聖人子去東堂上我歸南澗濱願君勤作書與我山中鄰王建送薛蔓應舉

杏花壇上授書時不廢中庭趁蝶飛暗寫五經收部帙初年七歲著彩衣秋堂白髮先生別古巷青襟舊伴歸獨向鳳城持薦表萬

入叢裏有光輝 王建送司空神童

客路商山外離筵小暑前高文常獨步折桂及髫年關國通秦限

波濤隔漢川叨同會府選分手倍依然 武元衡送魏正則擢第歸江陵

商山路接玉山深古木蒼然盡合陰會府登筵君最少江城秋至

肯驚心 武元衡送魏正則擢第歸江陵

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吞吐一腹文

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儀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

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 馬異送皇甫湜赴舉

貢士去翩翩如君最少年綵衣行不廢儒服代相傳曉月經淮路

繁陰過楚天淸談遇知己應訪孝廉船權德輿送韓孝廉侍從赴舉

儒衣風貌淸去抵漢公卿賓貢年猶少篇章藝已成臨流惜暮景

話別起鄉情離酌不辭醉西江春草生權德輿送裴秀才貢舉

衢多君子譽多儒七歲鬬天笑舞雩光彩春風初轉蕙性靈秋水

不藏珠兩經在口知名小百拜垂髫稟氣殊況復元侯旌爾善桂

林枝上得鴻雛楊巨源送司徒童子

春色華陽國秦人此別離驛樓橫水影鄉路入花枝日暖鶯飛好

山晴馬去遲劍門當石隘棧閣入雲危獨鶴心千里貧交酒一卮

桂條攀偃蹇蘭葉藉參差旅夢驚蝴蝶殘芳怨子規碧霄今夜月

惆悵上峨嵋　陳羽西蜀送許中庸歸秦赴舉

五陵春色泛花枝心醉花前遠別離落羽　落羽王荆公百家詩選作落第恥爲關

右客成名空羨里中兒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家住

洞庭多釣伴因來相賀話相思　陳羽送友人及第歸江東

月沒天欲明秋河尚疑白曈曨積光素耿耿橫虛碧南斗接北辰

運空濛鴻洞浮高天蕩蕩漫漫皆晶然實類平蕪流大川星爲潭

底珠雲是波中煙雞唱漏盡東方作曲渚蒼蒼曉霜落雁叫疑從

淸淺驚鳧聲似在沿洄泊并州細侯直下孫才應秋賦候金門念

排雲漢將飛翻仰之踴躍當華軒夜來陪餞歐陽子偶坐通宵見

深旨心知慷慨日昭然前程心在青雲裏

歐陽詹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應舉

鸞鵠一辭巢棲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紈故侶不可追
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蕭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
因居暇時遊長鋏不復彈閱書南軒霽組瑟清夜闌萬境身外寂
一杯腹中寬伊昔元宗朝冬卿冠鵷鸞肅穆升內殿從容領儒冠
遊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繼觀世人希德門
獨若攀峰巒之子尚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書斑衣拂征鞍
荆臺徊碧雨漢水浮春瀾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攢煙霞復雙闕
抃舞羅千官清漏滴銅壺仙廚下雕槃熒煌仰金榜錯落濡飛翰

相喚聞不聞孟郊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

長安車馬道高槐結浮陰下有名利人一人千萬心黃鵠多遠勢滄溟無近潯怡怡靜退姿泠泠思歸吟菱唱忽生聽芸書迴望深清風散言笑餘花綴衣襟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沈孟郊感別送從叔校書簡再登科東歸

夙駕送舉人東方猶未明自謂出太早已有車馬行騎火高低影街鼓參差聲可憐早朝者相看意氣生日出塵埃飛羣動互營營營營各何求無非利與名而我常晏起虛住長安城春深官又滿日有歸山情白居易早送舉人入試

莫羨蓬萊鸞鶴侶道成羽翼自生身君看名在丹臺者盡是人間修道人　白居易酬趙秀才贈新登科諸先輩

子有雄文藻思繁齠年射策向金門前隨鸞鶴登霄漢卻望風沙走塞垣獨憶忘機陪出處自憐何力繼飛翻那堪兩地生離日

（戶長局行旅喧）　李逢吉送令狐秀才赴舉

顏子將才應四科料量時輩更誰過居然一片荊山玉可怕無人是卞和　李涉送顏覺赴舉

自說軒皇息戰威萬方無復事戎衣卻教孫子藏兵法空把文章向禮闈　李涉送孫堯夫赴舉

靑門珮蘭客淮水晉風流名在鄉書貢心期月殿遊平沙大河急細雨二陵秋感此添離恨年光不少留鮑溶送王損之秀才赴舉

羅刹樓頭醉送君西入京秦吳無限地山水半分程梅上煙霞濕闕中日月明登科舊鄉里當爲改嘉名姚合送李秀才赴舉

重重吳越浙江潮刺史何門始得消五字州人唯有此四鄰風景合相饒橘村籬落香潛度竹寺虛空翠自飄君去九衢須說我病成疏嬾遲趨朝姚合送盛秀才赴舉

篇章動玉京墜葉滿前程舊國與僧別秋江龍釣行虜過隋代寺橋出楚山城應近嵩陽宿潛聞瀑布聲鄭巢送人赴舉

去住跡雖異愛惜情不同因君向帝里使我厭山中故友多朝客

新文盡國風藝精心更苦何患不成功 章孝標山中送進士劉蟾赴舉

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生憶故林紋室夜眠燈火冷層樓朝泊

曉霞深風高一葉飛魚背潮淨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樂蟠

桃花裏醉人參 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

世路 闕二 久嗟君進取身十年雖苦志萬里託何人處困非乖道

字

求名本為親惟應 闕二 意先與化龍鱗 朱慶餘送友人赴舉

字

野店正紛泊繭蠶初引絲行人碧溪渡繫馬綠楊枝苒苒跡始去

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別惆悵桂花時 杜牧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

與春風杜牧送李群玉赴舉

省事卻因多事力無心翻似有心來秋風郡閣殘花在別後何人

更一杯杜牧送趙十二赴舉

長樂遥聽上苑鐘綵衣稱慶桂香濃遊機始擬誇文賦不覺雲間

有士龍李商隱贈孫綺新及第

此去幾般榮登科出定名無慙入南巷高價聳東京爵對嵩山碧

庭來洛水聲門前桃李樹一徑已陰成劉得仁送高湘及第後東歸覲叔

句曲舊宅眞自康日月英既擯獄瀆氣安無神仙名松桂遍迥色

與君相送情 祝元膺送高遂赴舉

金榜前頭無是非平人分得一枝歸正憐日暖雲飄路何處宴迴風滿衣門掩長淮心更遠渡連芳草馬如飛茂陵自笑猶多病空有舊齋在翠微 薛逢李先輩擢第東歸有贈送

千峰歸去舊林塘溪縣門前即故鄉曾把桂誇春里巷重憐身稱錦衣裳洲迷翠羽雲遮檻露濕紅蕉月滿廊就養舉朝人共羨清資讓卻校書郎 趙嘏送陳嘏登第作尉歸覲

見君先得意希我命還通不道才堪並多緣跡其同鶴鳴荒苑內魚躍夜潮中若問家山路知連震澤東 顧非熊送友人及第歸蘇州

春月三改兎花枝成綠陰年光東流水浩歎傷羈心酌桂煙熱脫
羈鳴江草深頁圖一超忽萬恨空相尋上國刈翹楚才微甘陸沈
無鐙假貧女有淚沾牛衾衡岳三麒麟各振黃鍾音卿雲被文彩
芳價摇詞林夫子芸閣英養麟湘水滸晴沙踏蘭菊隱几窗青岑
明月洞庭上悠揚掛離襟停觴一摇筆聊寄生芻吟 李羣玉將離澧浦置酒野
興奉懷沈正字昆弟三人聯登高第
幾年辛苦與君同得喪悲歡盡是空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羈客
尙飄蓬三春月照千山道十日花開一夜風知有杏園無路入馬
前惆悵滿枝紅 溫庭筠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

同家楚天南相識秦雲西古來懸弧義豈顧子與妻攜手踐名場
正遇公道開君榮我雖鄙感恩同所懷有馬不復羸有奴不復飢
灞岸秋草綠卻是還家時靑門一瓢空分手去遲遲期君轍未平
我車繼東歸

劉駕送友人擢第東歸

學古既到古反求鑒者難見詩未識君疑生建安前海畔豈無家
終難成故山得失雖由命世途多險艱我皇追古風文柄付大賢
此時如爲君果在甲科間晚達多早貴舉世咸爲然一夕顏卻少
雖病心且安所居似淸明汾龜起新煙高情懶行樂花盛僕馬前
歸程不淹留指期到田園香醪四鄰熟霜橘千株繁肯憶長安夜

諭詩風雪寒　劉駕送人登第東歸

相愛過已切相賀似身榮心達無前後神交共死生承家吾子事登第世人情未有通儒術明時道不行　李頻喜友人厲圖南及第

因爲太學選志業徹春闈首領諸生出先登上第歸一榮猶未已具慶且應稀縱馬行青草臨岐脫白衣家邊楚國寄帆對漢山飛知己盈華省看君再發機　李頻送太學吳康仁及第南歸

粉闈深鎖唱同人正是終南雪霽春閑繫長安千匹馬今朝似減六街塵　司空圖省試詩

豈易及歸榮辛勤致此名登車思往事迴首勉諸生路繞山光曉

帆過海氣清秋期卻閑坐林下聽江聲　張喬送友人及弟歸江南

都堂公試日詞翰獨超羣品秩台庭與篇章聖主聞鄉連三楚樹縣對九華雲多少青門客臨岐共羨君　張喬送嚴百篇之任青陽縣尉

東風日邊起草木一時春自笑中華路年年送遠人　張喬送人及第歸海東

按張喬又有送賓貢金夷吾奉使歸本國詩則此及第者當即金夷吾也

得水蛟龍失水魚此心相對兩何如敢辭今日須行卷猶喜他年待薦書松桂也應情未改泙蓬爭奈跡遐疏春風不見尋花伴遙向青雲泥子虛　李山甫賀友人及第

腰劍囊書出戶遲壯心奇命兩相疑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

三兩枝黃祖不憐鸚鵡客志公偏賞麒麟兒叔牙愛我應相痛回首天涯寄所思（李山甫赴舉別所知）

鼓鼙聲裏尋詩禮戈戟林間入鎬京好事盡從難處得少年無向易中輕也知貴賤皆前定未見疏慵遂有成吾道近來稀後進善開金口答公卿（李咸用送譚孝廉赴舉）

秋風昨夜滿瀟湘衰柳殘蟬思客腸早是亂來無勝事更堪江上揖離觴澄潭躍鯉搖輕浪落日飛鳧趁遠檣漁父不須探去意一枝春覺月中央（李咸用送黃賓于赴舉）

成名年少日就業聖人書擢桂誰相比籯金已不如東城送歸客

秋日待征車若到清潭畔儞風變里閭　方干送李恬及第後還貝州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趣自多愜鄉名人共聞吳山中路斷浙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攄情一送君　方干送王羽登科後歸江東

天遣相門延積慶今同太廟薦嘉賓柳條此日同誰折桂樹明年爲爾春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塵由來不要文章得要且文章出眾人　方干送弟子伍秀才赴舉

君辭舊里一年期鑿至心身亦自知尊盡離人看北斗月寒驚鵲繞南枝書迴冊市砧應絕棹出村潭菊未衰與爾相逢終不遠昨聞秘監在台墀　方干送葉秀才赴舉兼呈呂少監

自古主司看為士明年應是不參差須憑吉夢為先兆必恐長才偶盛時北闕上書衝雪早西陵中酒趁潮遲郄詵可要真消息只向春前便得知方干送王霖赴舉

用心精至自無疑千萬人中似汝稀上國纔將五字去全家便待一枝歸西陵柳路搖鞭盡北固潮程掛席飛想見明年牓前事當時分散著來衣方干送吳彥融赴舉

御題百首思縱橫半日功夫舉世名羽翼便從吟後出珠璣續向筆頭生莫嫌黃綬官資小必料青雲道路平才子風流復年少無愁高臥不公卿方干贈孫百篇

聖世科名酬志業仙洲秀色助神機梅眞入仕提雄筆阮瑀從軍著綵衣晝寢不知山雪積春遊應趁夜潮歸相思莫訝音書晚鳥去猶須疊日飛方干寄台州孫從事百篇鞏韻酬報

求仙不在鍊金丹輕舉由來別有門日晷未移三十刻風騷已及四千言宏才尚遺居卑位公道何曾雪至冤斂板塵中無恨色應緣利祿副晨昏方干贈上虞胡少府百篇

相看不忍訣離觴五兩牽風速去檣遠驛漸砧應弄月初程殘角未吹霜越山直下分吳苑淮水橫流入楚鄉珍重郄家好兄弟明年祿位在何方方干送縉陵王少府赴舉

萃鹿歌中別酒催粉闈星彩動昭回久經離亂心應破乍覩昇平眼漸開顧我昔年悲玉石憐君今日蘊風雷龍門燕事無因見費盡黃金老隗臺羅隱送章碣赴舉

平楚干戈後田園失耦耕艱難登一第離亂省諸兄樹沒春江漲人繁野渡晴閑來思學館猶夢雪窗明鄭谷送太學顏明經及第東歸

苦辛垂二紀擢第御霑裳春牓闕九字名登塔喜醵宴爲花忙好事東歸日高槐蓋半黃鄭谷賀進士駱用錫登第

得讀在前生僧談足可明還家雖解喜登第未知榮時果曾霑賜春闈不挂情燈前猶惡歷厝語讀書聲鄭谷贈劉神童欣鄰

得意卻思詩舊跡新銜未切向蘭臺吟看秋草出關去逢見故人隨計來勝地昔年詩板在清歌幾處郡筵開江湖易有淹留興莫待春風落庾梅

鄭谷送進士吳延保及第後南遊

丹霞照上三清路瑞錦裁成五色毫波浪不能隨世態鳳鸞應得入吾曹秋山晚水吟情遠雪竹風松醉格高預想明年騰躍處龍津春碧浸山桃

鄭谷送進士韋序赴舉

孤吟望至公已老半生中不有同人達兼疑此道窮只應才自薄豈是命難通似激摶溟勢期君借北風

崔塗喜友人及第

歸捷中華第登船鬢未絲直應天上桂別有海東枝國界波窮處

鄉心日出時西風送君去莫慮到家遲 杜荀鶴送賓貢登第後歸海東

家林滄海東未曉日先紅作貢諸蕃別登科幾國同遠聲魚呷浪層氣蜃迎風鄉俗稀攀桂爭來問月宮 張蠙送友人及第歸新羅

十問九通離義牀今時登第信非常亦從南院看新牓旋束春闈歸故鄉水到吳門方見海樹侵閩嶺漸無霜知君已塞平生願日與交親醉幾場 黃滔送人明經及第東歸

兩篇佳句敵瓊瑰憐我三清道路開荆璞獻多還得售桂堂恩在敢輕回花繁不怕尋香客榜到應傾賀喜杯知爾苦心功業就早攜長策出山來 翁承贊喜弟承檢登科

門外報春榜喜君天子知舊愁渾似雪見日總消時堵下牡丹氣

江頭楊柳絲風光若有分無處不相宜 曹松覽春榜喜孫郢成名

桂枝博得鳳棲枝歡覲家僮舞翠微僧向瀑泉聲裡賀鳥穿仙掌

指間飛休停硯筆吟荒廟永别燈龍赴鎖闈騷雅近來頽喪甚送

君傍覺有光輝 李洞送鄭先輩歸覲華陰

獻策赴招攜行宮積翠西挈囊秋卷重轉棧晚峰齊踏月趨金闕

拂雲看御題飛鳴豈回顧獨鶴困江泥 李洞龍州送人赴舉

未老鬢毛焦心歸向石橋指霞辭二紀吟雪過三朝蓮府頻登相

分郎尚祝堯過時喬行侶免使負嵩樵 李洞出山觀春榜

成名郊外掩柴扉樹影蟬聲共息機積雨晴封青蘚徑好風輕透
白綀衣嘉魚始賦人爭誦荆玉頻收國自肥獨坐公廳正煩暑
吟新詠見元微 徐鉉和印先輩及第後獻座主朱舍人郊居之作
春關鳥罷啼歸慶浙煙西郡守招延重鄉人募仰齊橋青逃暑寺
茶長隔湖淡乘暇知高眺微應辨會稽 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
漢家招秀士峴上送君行萬里見秋色兩河傷遠情王師出西鎬
房寇避東平天府登名後週看楚水清 皎然峴山送裴秀才赴舉
春風洞庭路搖蕩春天多衰疾見芳草別離傷遠披詩名推首薦
賦甲擬前科數日闘天府山衣製芰荷 皎然太湖館送殷秀才赴舉

名在諸生右家經見素風春田休學稼秋賦出儒宮別路殘雲溼離情晚桂叢明年石渠署應繼叔孫通 皎然送張孝廉赴舉

諸侯懼削地選士皆不羈休隱脫荷芰將鳴矜羽儀甲科爭玉片詩句擬花枝君實三楚秀承家有清規 皎然送陳秀才赴舉

豈謂江南別心如塞上行苦雲搖陣色亂木攪秋聲周谷雨未散漢河流尚橫春司遲爾策方用靜妖兵 皎然送李少資赴舉

同也曾言志明君則事之中與今若此須去更何疑志列秋霜好忠言劇諫奇陸機遊洛日文舉薦衡時虎跡商山雪雲痕岳廟碑夫君將潦倒一說向深知 貫休送高九經赴舉

冬暮雨霏霏行人喜可稀二階闕夜雪亞聖在春闈所疾頑童遠

山荒凍葉飛闕師無一事應見麗龜歸 貫休送黃賓于赴舉

年年屈復屈惆悵曲江湄自古身榮者多非年少時空囊投刺遠

大雪入關遲來歲還公道平人不用疑 貫休送葉家赴舉

億昨送君詩平人不用疑吾徒若不得天道卽應私塵土茫茫曉

麟龍草草騎相思不可見又是落花時 貫休聞葉家及第

主聖臣賢日求名莫等閑直須詩似玉不用力如山草白兵初息

年豐駕已還憑將安養意一說向曾顏 貫休送陳秀才赴舉兼寄韓舍人

得桂爲遊辟翩翩頗合宜嫖姚留不住晝錦已歸遲鬢側花臧虎

湖心浪撼恭終朝華頂下共禮滌身師 貫休送友人及第後歸台州

幾載阻兵荒一名終不忘還衝猛風雪如畫冷朝陽句好慵將出囊空卻不忙明年公道日去去必穿楊 貫休送盧秀才應舉

見心知命好一別隔煙波世亂無全土君方掇大科早隨鸞鷺輩莫戀蜀山多必貢安時策忠言奈爾何 貫休聞友人駕前及第

兩河兵火後西笑見吾曹海靜三山出天空一鶚高賃居槐拶屋行卷雪埋袍他日如相覓栽桃近海濤 貫休送鄭準赴舉

詩業務經綸新旨意外新因知登第勝不著不平人句得孤舟月心飛九陌塵明年相賀日應到曲江濱 貫休送李鋼赴舉

擇桂香如紫禁煙遠鄉程徹巨鼇邊莫言挂席飛連夜見說無風

即數年衣上日光眞是火島傍魚骨大於船到鄉必遇來王使與

作唐書寄一篇貫休送新羅人及第歸

九重方側席四海仰文明好把孤吟去便隨公道行槩圓浮雪氣

作水漲春聲此日登仙衆君應最後生齊已送孫序秀才赴舉

分有爭忘得時來須出山白雲終許在淸世莫空還擧樹秋聲健

行衣雨點斑明年從月裏滿握度春關齊已送人赴舉

槐花館驛暮塵昏此去分明吏部孫才器合居科第首風流幸是

縉紳門春和洛水淸無浪雪洗高峰碧斷根堪想都人齊指點列

仙相次上崑崙　齊己送韓蛻秀才赴舉

煙霄已遂明經第江漢重來問苦吟託興偶憑風月遠忘機終在寂寥深千篇未聽常徒口一字須防作者心此日與君聊話別老身難約更相尋　齊己送吳先輩赴京

兩上東堂不見春文明重去有誰親曾逢少海尊前客舊是神仙會裏人已遂風雲催化羽卻將雷電助燒鱗明年自此登龍後迴首荊門一路塵　齊己送相里秀才赴舉

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　魚玄機遊崇真觀南樓覩新及第題名處

南菁書院叢書